

我要是再不为吴亮写几个字，他可能会哭。他想，我为你们小说家写了那么多的评论，等到我写小说你们居然不置一词？他想，我夸奖了你们那么多奇葩怪诞的想法写法，称你们为“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我写的《朝霞》你们居然当作没看见？

吴亮年近六十去写长篇小说，并不是被先锋派作家启发的，而是上了金字澄的当。老金在弄堂网名写《繁花》，深得好评，没想到照亮了一个评论家小说的事。吴亮也来了，化名隆巴耶，一节一节写着。跟老金一样，他没告诉我们写长篇小说。写到后半程，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附耳来说：那个隆巴耶就是我，你晓得吗？我说不晓得。我说现在晓得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家。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告诉了很多人家，不必我去宣传。

我在弄堂网有主任的权限，隔上几天，帮他字号放大方便阅读。他一向只管贴上去，不管格式。放大字号的时候顺便看一眼。只看到一个人物出场了，连爱情故事也有了。以前，吴亮回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批评他怎么没有爱情。真人难写，写了会有人不开心的。现在，在虚构的掩护下，他的人物的爱情出现了，呢喃的情话出现了，写得好像亲身经历的一样，写得真好！

插个花絮。吴亮学会打字，据说也是爱情的力量。以前他只会用笔写，后

来谈恋爱了，古时候是写信，新时代是发短信，于是他学会“一指禅”在手机上打字。简直跟年轻人一个习惯！等到他能在小众菜园论坛上发言，却不会用电脑键盘打字。他发我短信，我帮他打在帖子里。后来我用了一个软件复制手机粘贴到电脑，速度快多了。他常与人论战，论战的快感之一是发言要迅猛。再后来他不劳动我了，自己学会在电脑键盘上“一指禅”，从此获得解放，文字量大增，直到去写长篇小说。

当然，只写爱情，只写故事，就不叫吴亮了。他积习难改，在文本中加入许多思辨，许多哲理，许多金句。他甚至在题记中引来尼采语录！编辑会想：他要个隆巴耶就是，你晓得吗？我说不晓得。我说现在晓得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家。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告诉了很多人家，不必我去宣传。

吴亮的小说终于写完了，刊登在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收获》上，一个中国小说家的虚荣圆满了。谈论吴亮小说成了圈内一个时尚。你看过吗，写得好看吗？被问的人说：蛮好蛮好。迟迟不见像样的批评，吴亮就自己跳出来了。我称赞他像个刚发表作品的文青，到处作创作谈。自己创作，自己批评，我喜欢这种无畏和坦荡。

吴亮并不是第一次写小说，早在遥远的八十年代，他写过一串短篇小说。我有幸成为他小说的第一个批评者。我写的评论叫

“吴亮的梦”：“此人的内心想必是焦虑的。他害怕贫困而臆想自己持有‘魔钞’，然而却将星期天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周末纪事》；害怕他人的不死（《长生的伯公》）；他似梦非梦地发现自己丧失记忆（《健忘者》）并被复制替代（《钥匙》），被装入骨灰盒（《食字蚁》）；他甚至梦见了世界的末日（《在第七页》）。对生活的忧虑在《邮票的故事》中隐约可见，而《蓝墨水的故事》则重申了对文字被取消的恐惧。我难以分辨小说中的情节什么出自梦境，什么出自经验。”

我在评论中引用了他的文字：“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井边有瘦

瘦的小男孩，用一柄尖锤朝井盖敲打。慢慢地出现了一个窟窿，一缕幽幽的黑烟从里边升腾出来，最后成了白烟。烟雾散后井的四壁缓缓地塌了，里面全是紫色绿色的透明琥珀和翡翠。过了一会从光华四射的珠宝堆里冒出一个穿着红色毛衣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一只白猫。”

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写得如此脍炙人口，岁月流逝三十年，毛头小伙子成了邦斯舅舅，他的梦

的故事更加浓烈。一口井已经放不下了，他要大大扩展。

他的“蛮好蛮好”的小说里，有他一生的要死要活。小说里的人物，等他写已经等得死掉了。不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草草读过，也太可惜了。

近日，朝花夕拾，据说吴亮又要写了。他是活到老写到死的人。

让我们看一眼 1986 年的吴亮，他在孔子墓前。

# 李白两次进长安

张炜

大约在一米七之内；但为人很豪放，稍微有点狂妄，爽朗、痛快、利落，持剑而行，游历四海。这样一个人是可爱的，有很强的“观赏性”，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个富家子弟，穿着不俗，见识过人。道士当时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对他大加赞赏，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把他们的这次相遇写成一篇文章，赋中这个道士很了不起，是一种很稀有的“怪鸟”，而他自己就是那个“大鹏”——这里对自己有极高的期许和肯定，而第一次进长安，就是一次“京漂”，是第一次展翅高翔的尝试。

李白这次到长安结识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唐玄宗的女婿张玘，还有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这两个人对改变他的命运当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李白在京城还尽可能多地结识了一些名流，这些人对他第二次进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张玘让李白住到修道的终南山里，说玉真公主有个别墅建在那里，在那里等候公主是最适宜的。结果李白住在那个空旷的房子里等待皇帝的妹妹，最后不过是一场空等。好在快要离开长安的时候，玉真公主终于跟他见面了。所以可以说，没有第一次长

安之行就没有第二次，而这两次长安之行又成为支撑他一生的精神慰藉，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李白第二次到长安已经四十多岁了，得到仰宣兴奋之极，写了那首著名的七言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由一个叫吴筠的道士将他推荐给皇帝，可能同时还有其他人的荐举，比如玉真公主的美言。当年的唐玄宗特别喜欢求仙事业，少有例外的是，当一个皇帝取得政权并最后巩固的时候，就要想长生不老的事情了，这和秦始皇是一样的。这种事业与打天下不同，倚重的不是文臣武将，而是方士和道士。吴筠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道人，唐玄宗把他请到长安切磋修道，吴筠就趁机向唐玄宗提到了李白。

皇帝宣诏李白进京作了供奉翰林，这是诗人一辈子最高的荣誉、最辉煌的人生经历了。他后来的诗中时常提到这段荣耀，表达了无限的怀念和渴望。这成为李白一生中最为华丽的乐章。

李白的功名心，围绕这些的全部行为，既有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其他。他的言与行成为历史，已经不可变更，后人可以说他媚俗和庸俗，难脱战国以来游说之士的窠臼；但即便如此也处处显露出某种诗人的单纯气——这应该是天生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比如过分地情绪化和外露，这在处处讲究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将格外刺目。

## 说说吴亮

陈村



陈村照相馆

《吴亮的梦》：“此人的内心想必是焦虑的。他害怕贫困而臆想自己持有‘魔钞’，然而却将星期天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周末纪事》；害怕他人的不死（《长生的伯公》）；他似梦非梦地发现自己丧失记忆（《健忘者》）并被复制替代（《钥匙》），被装入骨灰盒（《食字蚁》）；他甚至梦见了世界的末日（《在第七页》）。对生活的忧虑在《邮票的故事》中隐约可见，而《蓝墨水的故事》则重申了对文字被取消的恐惧。我难以分辨小说中的情节什么出自梦境，什么出自经验。”

我在评论中引用了他的文字：“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井边有瘦

瘦的小男孩，用一柄尖锤朝井盖敲打。慢慢地出现了一个窟窿，一缕幽幽的黑烟从里边升腾出来，最后成了白烟。烟雾散后井的四壁缓缓地塌了，里面全是紫色绿色的透明琥珀和翡翠。过了一会从光华四射的珠宝堆里冒出一个穿着红色毛衣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一只白猫。”

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写得如此脍炙人口，岁月流逝三十年，毛头小伙子成了邦斯舅舅，他的梦

的故事更加浓烈。一口井已经放不下了，他要大大扩展。

他的“蛮好蛮好”的小说里，有他一生的要死要活。小说里的人物，等他写已经等得死掉了。不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草草读过，也太可惜了。

近日，朝花夕拾，据说吴亮又要写了。他是活到老写到死的人。

让我们看一眼 1986 年的吴亮，他在孔子墓前。

不久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些老同事与沪上动画界曾与阿达一起共事合作的动画创作贤达及阿达的儿女聚在一起，纪念杰出的动漫艺术家阿达（徐景达）诞辰 83 周年、逝世 30 周年。阿达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专科，师从钱家骏、华君武、叶浅予等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动画才俊。在中国动画旗手特伟的麾下见证和参与了令世界瞩目、让几代少年儿童铭记心头的中国动画片的崛起历程，他的代表作《三个和尚》令无数国人称道，享誉国际影坛。

在他逝世 30 年后的今天，还被人念念不忘的艺术作品就叫经典，30 年后还有那么多友人怀念他，就叫不死。纪念会那天，纽约传来民国一代名媛、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遗孀严幼韵 112 岁高龄谢世的消息，严幼韵就是阿达的嫡亲阿姨。阿达擅长绘画、音乐、外语、体育，这和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不无关系。阿达的曾外祖父严信厚是宁波帮的开路先

锋，曾任上海商会会长。他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一个银行家。优越的童年生活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阿达比同龄人更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上世纪 80 年代，阿达是国际动画协会异常活跃的一个艺术

家，他在美国著名动画艺术家大卫·艾力克家里发现了他们二位的父亲居然是密歇根大学的同学。于是，阿达和艾力克一起出席国际少年儿童动画夏令营。阿达奇思妙想，让孩子们用中国的象形文字做动画片。回国后他拍的那部《36 个字》让我国古老的象形文字插上了动画的翅膀，飞向全世界。

阿达是秉持美影厂“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的典范之一，《三个和尚》《蝴蝶泉》《36 个字》《画的歌》《三毛流浪记》《新装的门铃》《超级

肥皂》等，他的每一部作品的题材都不相同。而他的那幅得国际大奖的漫画作品《无题》（啄木鸟在树上啄虫，一个猎人正举枪瞄准了它）赢得了世界声誉。

最使朋友们动容的是阿达儿子徐畅讲述的那间“1 平方米”的创作室的故事，“文革”期间，阿达一家从花园洋房被扫地出门，一家四口挤在 13.5 平方米的陋室。阿达硬是在楼梯斜坡角弄出了这个 1 平方米还不到的，无法使身高一米八的阿达直立的画室，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就在这个画室创作完成。纪念会上大家还回忆了许多阿达身前的有趣有趣的故事。阿达英年早逝，这是中国动画界的重大损失。可以告慰阿达的是——中国的动画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动画年产量第一的大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刚度过 60 华诞，一批令人充满期待的新作即将诞生。艺术不朽，阿达永生。

女，十八年的攀友。如果说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十八年，我会说：庆幸。庆幸我有一个在她面前无话不谈无恶不作的老妈。感谢你赐予我生命让我成为一个敏感的神经质，未来我们还要争吵和好相亲相爱……”

时至今日，你的将来，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能力去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而父母的家，将永远是你的港湾。以我自己的经历，我想告诉你：人生，其实是一场长跑，却又完全不是一场竞赛，现在跑在你前面的不一定永远跑在你前面，不用急。人生只是一段旅程，一路上的起伏跌宕、喜怒哀乐、各色人等、各种滋味不妨都尝一尝，你或许永远成不了领跑者也不必勉强跑到前列，但可以享受这一路的风光。爱你的妈妈

给犹豫中的女儿，请看明日本栏。

写给孩子的信

## 记游三清山

秦史轶

三清遍翠黛，众道拜神仙。玉女披轻羽，蟒蛇出危巖。天门朝主泉，海岸响丝弦。苍松掩巨石，鸣鸟伏深渊。虎啸惊泉水，蝶飞觅杜鹃。愁云古寺锁，急雨吊篮悬。策杖新苔滑，攀梯老眼眩。回眸犹服粟，万壑起青烟。

注：神仙，浴女，蟒蛇，天门，海岸皆为彼处景名尔。



亲爱的 Judy：我是一个粗心的妈妈，我不记得送你去美国的具体日子，甚至懒得去翻一翻查一查，因为那不是个美好的回忆。那天的你戴着耳机谁也不理，萎靡不振地翻着《百年孤独》。一会儿嚷嚷说：我头痛！一会儿又喊：我耳朵也痛！十多个小时的旅程，睡醒醒醒，醒时一脸凝重。在飞机降落前，你看着外边开始哭：啊，乡下头啊，我要回家！

我，像一个押送“人犯”的看守一般，冷眼旁观无动于衷。此前的一年间，你将叛逆期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在出国的前一天还同爸爸吵架，将一杯橙汁从自己头发上浇下来，事后还无比酷炫地偷笑。现在想来，送一个 15 岁的女孩子去一个之前从没到过的国度，虽说算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但这样的做法还是有一点冒险有一点残忍。我们为你选择了波士顿近郊一所历

## 享受一路风景

忻之涓

学校！最终，我们选择尊重你信任你。我问你：“大学改变了你什么呢？”你说：“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还有，了解了人原来可以有这么多选择，世界那么大……”看来，那些独自成长的岁月，那些独自扛过的友情、亲情和少年维特似的烦恼，没有摧毁你。我生日那天，你给我发来一段话：“生日快乐，衰老万岁！当了十八年的母

## 梅雨三曲

王养浩

一 淫雨临，暗云行，湖上翠莲几朵青？柳浪兰舟笑倩影，天落银珠湿衣襟。  
二 林间雾，山里雨，东魁杨梅农家女。夜风不吹愁云去，满筐诗笺灯下语。  
三 夜消沉，日漫长，抚琴听雨在湖廊。新蝉何时鸣惆怅，遍地正道是沧桑。



## 十日谈

写给孩子的信